



警卫参谋的回忆

在彭总身边

20292

56

1

1950—1966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景希珍口述 丁隆炎整理

警卫参谋的回忆
在彭总身边
1950—1966

四川人民出版社

重 印 说 明

这部回忆录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满足更多读者阅读的需要,我们改版重印了此书。

在这次重印时,作者作了些修改。

在 彭 总 身 边

1950—1966

警卫参谋的回忆

景希珍口述 丁隆炎整理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民出版社重印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375印张 62,000字

根据1979年6月第1版重排 197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00,000

书号 11118·26 定价 0.32元



彭德怀同志



彭德怀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在一起

前 记

这是一篇回忆录，是讲者在不敢讲的时候讲出来的，记者在不敢记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这是一个伟大而又不幸的革命家的生活的一个方面，是真实的记录。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一九七五年秋，我同景希珍同志在一个县人武部工作。我们工作在一起，业余时间也常在一起“摆龙门阵”。我知道他跟彭德怀同志多年，很想从他那里知道彭总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的情况，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可是，景希珍同志怎么也不开口，他避讳这个话题，而且是很警惕地避讳着。后来，我们很熟悉了，他告诉我：“我不讲彭某的事情，不是怕自己如何，而是怕连累别人。”我说，我不怕连累，我也不连累你；我们约法三章：绝对保密，决不外传，留作学习。他算勉强同意了，有空就给我讲一些彭总的事情。时常，我被这些故事搅得彻夜不寐，忍不住在脑子里一再

地回味，思索，把一部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这年冬天，“四人帮”再度嚣张起来。我们的这类谈话终止了，因为那时有更多的迫在眉睫的使人焦虑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春，有一天晚上，景希珍同志忽然闯进我的宿舍。他脸色苍白，眼睛浮肿，不说话，坐下来之后，他双手抱头，脑袋低垂着。

我问：“出什么事了？”

他抬起头来，泪流满面，说：“彭老总死了！……”

“呵！”我不禁愕然。

“他过去的司机赵凤池同志说的。他刚从北京回来，听人说，彭总都死了有一年多啦。老赵同志说，彭总病在医院里，临终前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孤苦一人啦。他要求见毛主席，见周总理，见朱老总，都没有见到。在那么一个年月里，谁去给他通报呵！我知道，他有一肚子话要讲呵！现在，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话了！”景希珍同志哭述着。

“那你就讲吧，帮他讲。”我说。

“我怎么能讲出他要讲的话啊！”

“讲你十多年来见到的彭老总，讲彭老总给你讲过的话嘛。”

景希珍同志抹去眼泪说：“好，我讲，我讲。反正他已经见马克思去了。……”

就这样，我们又恢复了关于彭总的谈话。

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我破了我们的“约法三章”。我把老景关于彭总的谈话记录念给了有些领导和同志们听。他们听了，也掉着眼泪，并指出这是珍贵的材料，应该整理出来。我和老景商量，他也同意，于是我便把所得的材料，按时间顺序作了初步的整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彭德怀同志伟大的一生作出了公正、如实的结论。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给彭德怀同志所作的悼词，表达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多年来对彭德怀同志的评价、敬意和怀念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请景希珍同志把我整理的记录作了核对，并从头到尾补充了许多内容。在四川省军区领导和许多同志指导、帮助下，几经修改，才形成了现在这样一篇回忆录。

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几经研究，觉得还是保留原来记录的面貌为好。所以，在文字上没有怎么修饰，而是力求朴实、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情况。自然，也不可能是有闻必录，百无一误。因为有些事情，时间长了，回忆者也记得不那么清楚了。再说，作为一个警卫人员，

对于彭总的有些重大政治活动,他知道一些,但又不甚了了。所以,这里记述的并非彭总光辉的一生,也不是他十分重要的十七年间的全部事迹,而只是一些生活片断——一个警卫员眼中所见的片断。至于更为繁重的整理工作,只有请其他同志来做了。

在整理记录的过程中,跟随彭总多年的秘书綦魁英和司机赵凤池同志,主动地提供了一些材料,并帮助订正了一些事实,特此表示感谢。

丁 隆 炎

一九七九年二月

在朝鲜战场

见 面

一九五〇年深秋，我刚过了十九岁的生日。一天，上级突然通知我，把我从大西北调到了遥远的首都北京。不久，又跨过了鸭绿江，去到更加遥远的朝鲜战场。从此，我就离开了侦察参谋的岗位，警卫在彭德怀同志身边，同欢乐，共忧患，一直跟随了他十七年。

起初，我并不知道分配我干什么。

到达志愿军司令部的当天，机关的一个负责同志对我说：“你到彭司令员那里当警卫员。”

我一听，连问了几声：“是不是彭老总，彭德怀同志？”他点点头，我紧张了，好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啥也不懂，文化水平恁低，怎么给选到他那去工作？我从小就听说过这个彭老总，在西北听部队老同志讲

他的英雄故事就多了。所以，听说要到彭老总身边工作，我心里很高兴，同时又十分担心。

“我能搞得好吗？”

我到彭老总的办公室报到时，办公室主任说：“你休息两天吧，这两天暂且不要见他。”我心里纳闷：当警卫员怎能不见首长？见首长还要选日子？

彭总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大山沟里。靠山脚有一些当年挖矿时留下的洞。洞内经过修整，纵横相连，可以住人，只是太潮湿，因而在洞口搭了一些木板棚子。彭总就住在作战室旁边一个小棚里。

我很想见到彭总。他原来的警卫员郑友才同志看到我有些心急，问我：“想见见他？”我连连点头。他就叫我跟在他后面进到小棚子里去。他嘱咐我：“他不问话，你也就别吭声。”

友才是进去倒开水的。他推门、走路都很轻。我站在门边，连大气也不敢出。彭总坐在一个木头箱子垒成的写字台前，抬头把我看了一眼，接着又低下头看文件。就这一眼，我着实吓了一跳：“这个人样子好厉害啊！”他粗眉毛，厚嘴唇，宽肩膀，表情又象生气又象发愁。屋子里很冷，板壁缝里冒出一股股白雾，凝结成了冰霜。地上有一条小水沟，流着从山洞里淌出来的

一股水，可以闻到硫磺的气味。一张行军床，就放在水沟旁边。总之，这里没有一点叫人稀奇的东西。要不是彭总坐在眼前，我真不会相信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住宿、办公的地方。

出门来，我问友才：“怎么样，很厉害吧？”

友才说：“嗯，很厉害。不过你不用怕，他不会骂我们。有时批评干部，干部越大他越不客气。这些天，我们都得小心点，他正在气头上！”

“不是前方刚打了大胜仗吗？他气什么？”

友才坐下来，抱着脑袋摇了摇，说：“你没听说？咳！我们这些人，都该死！没有把毛岸英同志照顾好。他牺牲后，彭总好些天都这样，吃一点点，睡一会儿，话也很少说……”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主任叫我等两天才见彭总。

过了两天，主任把我带去见彭总了。他跟彭总报告说：“司令员，这是从西北军区调来的警卫员景希珍同志。”

彭总取下老光眼镜，望着我：“哦，你是哪个军的？”

“报告首长！七军。”

“是彭绍辉那个军。他叫你来的？”

我说：“不，我不知道谁叫我来的。”

他笑了笑，叫我坐下，问了我的名字的写法和年龄，然后说：“我们以后就在一块干啦，——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好吗？”

我只顾点头，心里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彭总晚上有散步的习惯。他出去我都跟着他。第一天，他问我：“西北军区叫你来，怎么对你说的？”

我照实回答：“他们没有告诉我，只说调我到北京。”

“这么说，他们是把你哄出来的？”

我说：“不！不是哄，是保密。到你这儿，我很高兴，就怕干不好。”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我：“你怎么拖到这时候才来？”

我本来是从兰州坐军用飞机去北京的。行前，军区参谋长交给我一封密信，向我交代说，飞机落地就到北京了，要我拿着信直接到北京饭店找陈赓同志。还要我注意保密，旅途上不要把信掏给人家看。我一一记住了。谁知飞机中途加油，在西安降落——陈赓同志我没找着，飞机又起飞了。后来，请求一个军事机关协助，才搭上火车去北京。我叙述了上边的情况，有点不安地说：“在西安上了火车，火车再怎么停我也不下

车了，一直到了终点站北京。可就晚了这些天。”

彭总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小家伙，也太死板了！”

我说：“不是我死板，是上级交代的了，说飞机落地就到，还要我不要轻易对别人说是去哪里……”

彭总拍着我的肩，说道：“对！看得出来，他们给我选来了个老实的小伙子，一个好兵！”

慰 问 品

从我们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天起，祖国人民便全力关注和支援着这场关系到新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

不久，各类生活物资也大批运到了前线。这当中，有一些包裹、箱子，写明直接寄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里面大都装着烟、酒、糖、茶和罐头等食品，还夹着一些信，向他表示慰问，要求他一定领受祖国人民的心意。

军邮知道彭总的脾气，不敢把这些东西直接送到他那里去，总是朝我住的地点搬，一下子把屋里屋外都塞满了。彭总看到了，对我说：“你就负责把这些东西

管起来，分下去。”还告诉我，要分得公平合理，附近的机关部队都要有一点。第一次分不够下次再补。还说，分到东西的单位，要写一封给祖国人民的感谢信。

一天，我正忙着分发慰问品，有个干部派了通讯员来，留这个、要那个，打算当场拿去一些东西。我不让他拿，我说：“司令员有指示，这个事我管。”一会，那个干部亲自来了，说：“你是不想干了吧？不想干了就到三八线上去！”我说：“三八线就三八线，你这是什么作风？”我们吵起来了，叮呀当的，不可开交。彭总走出来，问了问情况，当着我的面把那个干部批评了一顿。彭总对我说：“我支持你，就按你的主张办，谁也不能私自装腰包！”

晚上散步的时候，彭总还对我说：“你今天作得对！管‘公’的人就要这样：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第三，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有这三条才保得住一个‘公’！”

这三条，我记得很牢。这不只是因为他当时说了这样一番给人深思的话，而是在此后的十七年中，我在他的行动上看到，他就是这样管“公”的。他管的是很大很大的“公”，掌的是很大很大的权，却从没有说过他自己需要什么，更没有叫我到哪里去要过什么。直到

今天,我也说不上他有什么嗜好,总是给他什么穿就穿什么,给他什么吃就吃什么。他除了领取自己的一份薪金,从来没有占用过非份的东西。他应得的那一份,还经常地拿出来帮助这个、帮助那个。

指挥所里

雨季到来了。

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里,彭总住的小板棚上头漏水,四壁淌水,地下流水。正在这时,来了祖国人民的慰问团,同来的还有一些朝鲜人民军的战友和老乡。

开头,我只顾忙着招待客人。后来,看到慰问团和朝鲜同志都往彭总的小板棚走去——那里出啥事了?我连忙跑去。祖国人民慰问团和朝鲜同志围在彭总的办公台前,象在瞻仰一个年代久远的古迹,静静地肃立着,只听从办公台上边那张遮漏的雨布上,发出均匀的嘀嗒嘀嗒的水滴声。

“小同志,我们彭总平时就坐在这儿?”一个戴眼镜的老同志问我。

我说：“是的。彭总忙得很，能安静地在这儿坐一会也难得咧！”

那个老同志推了推办公台，并在一起的木头箱子发出吱吱吱的响声。他转身又从彭总行军床上抱起了那床被漏下来的雨水浸湿了一大块的发潮的被子，让人们看了一阵，然后问我：“他在这儿安睡片刻的机会都难得，对吗？”

我“嗯”了一声。

这个老同志又去摸了摸湿漉漉的板墙，激动地拉着长声说：“这里呀，住着百万英雄大军的统帅，这里就是他的指挥台。就是从这里，发出了使敌人胆寒，人民欢欣的号令；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军队为什么无往而不胜！”我看到，他的眼眶内闪动着泪花。

不久，朝鲜人民军派来了一个工兵连，要给彭总把屋子修一修，但彭总只叫他们修理通信人员和我们警卫排住的房子。以后，不知是国内还是朝鲜，给彭总送来了一个大电炉。这个电炉象一面大镜子，可以平着、竖着烤。每到晚上，电动机响起来时，彭总屋子里立刻热烘烘的。半夜，连我们睡在隔壁屋子里也盖不住被子了。因为等我们睡下后，他就把电炉移来放在门口，并且把炉嘴对着我们的铺位。我们发现后，又把